

英雄

許美萱 何明華會督銀禧中學 5E

「嗶——嗶——嗶……」

醫院獨有的消毒藥水味不斷湧入我的鼻腔……「好無聊啊……還有多久才輪到我拿藥呢？好想快點回家睡一覺喔……」我獨自一人坐在醫院那硬邦邦的膠椅子上想着。

「撻撻……撻撻……撻撻……」

畢竟這裏是公立醫院，護士需要到處走來走去幫忙頂替其他休班護士的工作，腳步聲隨着天色轉暗而變得急促，可是空氣還是如此的安靜，只有偶爾的叫號聲、醫生和護士的腳步聲以及護士間有的沒的聊天聲。

「李醫生，還有沒有O減血型的人能捐出骨髓？趙醫生說二二零三九號病人的病情好像開始惡化了，兩個星期內一定要動手術了，不然……」一個護士抱着病歷板從我眼前碎步經過。「O減型的血也很鮮有，何況是骨髓呢？」我心中暗想。

如果我是那個有血癌，需要骨髓的那個人的話……一天天都飽受癌症的折磨，感受着自己的身體機能每況愈下，就連下床到洗手間去也累得腳抖，氣喘吁吁；感受着自己的髮絲愈發稀疏，就連拿起梳子的勇氣也沒有；感受着自己被遺留在時空的間隙，就連一分鐘也長久得像一天一樣……我猛地搖晃自己的頭，髮絲打在我的臉上，讓我從那可怕的夢中醒來。

「一六二號，請到三號窗取藥。」冷冰冰的叫號聲把我嚇得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我愣愣怔怔地走到三號窗取藥，然後又回到那把椅子上坐下等醫生的檢查報告。

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用作祟，總感覺自己的背後有人在竊竊私語，大概五分鐘後，喃喃的聲音停下來了，我不禁將繃緊的狀態給放鬆下來，正想站起來先一下懶腰的時候……

「你是陳小姐對吧？嗚，我……我是張一心的家屬，她患了血癌，需要O減型的骨髓，剛才不少人從醫生口中聽說你的血型相符……我求求你，多少錢我也能給你籌夠的，你幫幫我吧！」一名陌生的女子跪在我面前向我哭喊道，周圍的人都看向我時，我突然道出：「請帶我去看看一心！」

於是，我出現了在張一心的病房門外，隔著玻璃看進病房，看著那光禿禿的頭，少女無力地躺在床上，若不是旁邊的心跳儀，她彷彿如一具屍體般一動不動。

我的心動搖了。

「唔……咕哈……嗚嗚……」一陣令人壓抑的嗚噎聲從我的右手邊——那女子那邊傳來。只見她用手用力地捂着口鼻，皺成奇怪形狀的外科口罩被淚水與鼻涕打濕，讓湖水綠色的外科口罩的上半部分變成了深綠色，佈滿血絲的眼球與黏在一起的睫毛使女子的絕望之情從其靈魂之窗湧出。

「嗚……抱歉……我……我……」

我的心臟撲通撲通地跳動着。

雖然那是只有一面之緣的女孩，但這正青春的她不應躺在那裏啊！加上，骨髓又不會捐出所有，說實話對我的身體沒有太大的影響；可我不捐出骨髓的話，一朵美麗的花兒或許就此凋落。

種種的原因和理由將我推至這一步，說實話，直到我躺在手術台上的一刻，我仍在懷疑自己所定下的決定，戴上氧氣罩，視線逐漸變得模糊，我……陷入了沉睡。

一覺醒來，映入眼簾的是戴著「貓鬚」，一臉蒼白，吃力地對我微笑的一位少女。「……不是吧？我比那女孩還要遲醒來嗎？」我心想着自己

的遜色。

不出意料，那女孩笑起來真的與我的青梅竹馬——念慈，長得很相似，看着那笑容，我突然覺得犧牲自己去灌溉花兒，使其能再次美麗的綻放實在是太好了。

原來……這世上根本沒有甚麼英雄，英雄只不過是一個稱呼；沒想到……我也有成為誰的英雄的一天啊……



選材不錯，描寫故事有新意，突顯所謂「英雄」的偶然性。過程略嫌粗疏，細節呈現不足，跳接跨度太大。文字沙石不少，需多練筆，進步可期。